

【在人间】

芳心似火

□雪樱

“芳姐，早！”每次在小区里遇见，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和她打个招呼。她那辆负重的车子，驮着满满当当的报纸和包裹，摇摇欲坠，前凸后翘，像一匹鬃毛飞扬的老马，喘着粗气笨拙向前。她身着制服，戴着口罩，露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却遮挡不住那股子热情。

她是我们片区的投递员，因名字里有个“芳”字，很多人喊她“芳姐”。芳姐四十有六，中等身材，体型偏胖，说话大嗓门，做事很爽快。报纸、信件、包裹等字眼，在她口中发出上扬的声调，时间久了，这声调仿佛长出小翅膀，在居民们的心头翱翔，忽而是远方的牵挂，忽而是隐秘的信息，反正每一次起飞都载满惊喜或熟稔。记得刚开始写作那会儿，我特别盼望着她来。报纸来了，双手捧读，我飞速地从后往前翻，目光如鹰般逡巡，盯着看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。越是心急越是落空，搅乱了一天的心情，甚至觉得饭菜也不香了。至今记得发表作品获得的第一份奖励是个保温杯，掂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心里甜滋滋的，连中午饭的馒头也嚼得格外有力道。从那以后，她就是我的信使，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心里是说说不出的踏实。

芳姐每天要送两趟，投递范围三十余公里，覆盖二十多个村居，旺季的时候负重达200斤。显而易见，不能吃苦的人很难驾驭这份差事。我喜欢听她送信件的声音，“噤噤噤”跑上楼，使劲儿砸门，“谁谁谁，有你的一封信！”有时候明明家里有人，却无人应答，不用说，睡懒觉呢。没辙，她得再跑一趟。有段时间，有个住户家里隔三差五来挂号信，银行的、律所的、证券公司的、法院的，不用

【有所思】

□邢飞飞

这是18年来，第一次相见。
还是记忆中的模样，黑色镜框、银白色头发、灰色褂子、黑色裤子、白袜子和碎花的黑色鞋子。站在我的面前，暖暖地笑着。

仅一瞬間，转身离去。我匆匆追去，还未喊出声，突然消失，遍寻不见。

大喊一声“奶奶”，猛地一惊，发现只有黑漆漆的屋子。

原来是梦。

冬日的夜晚，一场梦，让祖孙俩时隔近18年再度相逢。

我有好多次梦到爱我的姥爷、姥娘，唯独没有梦见过奶奶。曾经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坚定地认为，抚养我的姥娘、姥爷牵挂我，所以入梦来看我。

场景永远定格：夕阳下，姥爷放羊回来，见到我时，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。

清晨，天仍是一片漆黑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驼背弯腰的姥娘在炉火旁擀面皮包饺子。姥娘照顾我的年月里，我没有落过一顿早饭。水饺、烩馒头，成了我一辈子的美食回忆。
可是，我的奶奶呢？

一次，姑姑提起奶奶，质问我：你

多想，就知道与借贷或债务有关。芳姐一次次送、一次次扑空，白天人们都去上班，晚上才有人。后来，她辗转打通主人的电话，经过同意，透过门缝塞进屋里。当然，也有其他方面的信件，她操着一口带方言味儿的普通话说说：“有你的一封信！”最后那个“信”字带有金属般的质地，掷进人的心里，一荡，又一荡，掀起一圈圈透明的涟漪，瞬间唤起些许发烫的念想。风里来雨里去，芳姐投递的信件如雪片似飞鸿，数不胜数。偶尔，的确是极少数情况下，有同事替她，便知道她请假回老家了，或是家里老人生病住院了。有段日子，一连好多天没见她的踪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她再次出现的时候，眼睛红肿，面容憔悴，身体瘦削，却依然上上下下地爬楼送信。这家的报纸、那家的快递，还有楼上中考生订的英语杂志，她的脚步声一叠叠、一串串，连贯成一曲激昂的旋律，滚落的音符被时间风干成老家门前的萋萋芳草，摇曳着爹娘的轻唤。

芳姐的替班小杨是个80后，身材高挑，梳马尾辫，待人有礼貌，且特别仔细。她投递的报纸平整洁净，没有卷毛，没有损坏，递到手里，叫人心里感到特别舒坦。那年大年初一，一大早传来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，母亲开门，原来是小杨，“阿姨，过年好！这是今天的报纸，祝全家人新年快乐！”前年的大年初一，小杨没来，芳姐送来了邮件，我有些讶异。“今年没法回老家，同事们加班加点，都忙不过来了。不说了，我得赶快去送下一家！”事后，我才知道，因特殊情况，邮车比以往来得晚很多，车来后要严格消杀，然后分拣、装车，从源头确保报刊投递零污染、零风险。芳姐依然是天不亮就到站点，经常送到下午都顾不上吃口

您，永远在

奶奶不疼你吗？

我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说：“我姥娘做的饭好吃。”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一段文字，猛然惊醒：逝去的亲人没有入梦，是知道你过得好，不牵挂你。他们也过得好，不让你牵挂。

醒来第一件事，将卧室打扫干净，整理好被褥。

看到出售围巾的柜台，就会停下脚步，总要挑一款。

贴身物件，总要仔仔细细归类放好，以备再用。

做饭后，像强迫症一样，把厨房收拾干净。

蓦然意识到：这是我的习以为常，也是奶奶的日常习惯。

表姐说过的一句话在耳边回响：“你怎么跟你奶奶一模一样？这么好干净，吃饭、喝水非得重新洗碗。”

那时，我还不服气。

奶奶一生谨小慎微。作为长女，父母离去后，她负责照顾5个弟妹。作为长媳，丈夫工作在外，一人拉扯5个孩子，伺候上面两代老人。最小的孩子在就医路上，在她的怀里没了气息。两个孩子还未成年，丈夫便因病去世。

她参加过扫盲班，但认识的字不

饭、喝口水，晚上回到家里，累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

我曾问芳姐，干了多少年了？她想了半天，略带害羞地说，15年。15年，1万余次投递，意味着生命对生命的承诺、青春对青春的献祭。她深绿色的制服里，跃动着一颗火热的心，一如她的名字，芳心似火，照亮无常而冗长的烟火生活。

我住的这条街上，东边大学门口有家邮局，那是我踏上文学之路最初的眺望。路边有个绿邮筒，我透过窄窄的缝隙把信塞进去，听到信件“咚”的一声，我还不放心，前倾、翘臀，眯起眼睛向里望，那样子多少有些滑稽。我伸手用指甲盖去抠，防止信件被卡住，甚至痴痴地等来穿制服的人，将其打开，取走了信，我才默默离开。大约十年前，校区迁至大学城，邮局停止办理业务，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邮筒，每次路过，我都忍不住倒退几步回去，看记忆深处远逝的风景，看天上人间的心魂游踪。我始终觉得，投递员是最孤独、最耐得住寂寞的人。投来送往，他们每天行走在熟悉的路 上，又奔跑在陌生人的命运里。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，上面写有地址和姓名，连通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与未知，以及不可揣测的命运和道路。他们是生命的摆渡者，也是见证奇迹的天使。

木心的诗句，被人诵读并镌刻于灵魂深处，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、马、邮件都慢。”慢与快，从来都是互为辩证，有多慢就有多快。置身互联网时代，一切都快得不可思议，感谢芳姐、小杨们，让我们还能看到“从前慢”，感受到“慢”的滋养和召唤。或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投递者，在人生既定的路上，接受恩典和赏赐，完成相遇和生死，输送希望和美好，彼此照亮，又彼此温暖。

多，连名字还是扫盲班的老师给起的。她一个人靠着地里的产出养着全家，没有给在外工作的丈夫添负担。

别人都觉得她孤僻。因为她不爱拉呱、说笑，甚至多余的话都没有。

别人都觉得她爱干净，不像庄稼人。因为尽管家事多，但孩子们穿的衣服、屋里屋外都拾掇得干干净净。“干净”是别人描述她的“烙印”。袜子是白色的，床单没有褶皱，桌面没有灰尘。

别人都觉得她吝啬，舍不得花钱。因为家里人口多，都指着地里吃饭。丈夫的钱，除了自己吃饭花销，其余的都用来救济工作中遇到的更困难的人。

但是，印象里我吃过的最贵的雪糕，是她给我买的。

半夜冻醒，是她给我盖被子。

能夸口的擀面皮，是她教给我的。

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——教师，是因为她不停地说：“要像你爷爷一样，无论做教员还是当干部，都要多想 着日子不好的人，你看，你爷爷去世多年，他的学生年年还来看我。”

去世第二天，她孤零零地躺在灵床上，浑身冰冷。而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、她的手，长跪哭泣。

终究，我活成了她的模样，而我还不自知。

【浮世绘】

有足够多时间就能做个温柔的人

□丹萍

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周末有没有事，想请大家去佛山吃饭。我问：为啥跑那么远去吃饭？她说自己在佛山有个项目，周末要开业，希望大家去捧个场——不需要应酬，就在现场站 站，有个人气就行——然后大家一起吃饭。

我说，行啊，我不吃饭，你的项目能不能赚钱还不知道，就别花钱了。再说你还得招呼别人，我就去现场凑个热闹，然后去祖庙参观一下，再吃个双皮奶，就回来。

她说，那怎么好意思？我说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的时间又不那么值钱。去凑个热闹，如果能增加商业的热度，也算是帮到别人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

我不但去了，还在现场认认真真看了舞狮，因为我很担心主办方请人来舞狮，如果没人认真看，舞狮的小伙子们可能很伤心——他们很多还都是学生呢。而且这次看到的舞狮，那些狮子的道具都很新，小伙子的动作也很灵巧，真的挺好看的。

因为提前退休，不再出去工作，不但自己，甚至狗狗都有点觉得我的时间不那么值钱。我家狗狗没事就拱我的手，让我出去遛它，一天八百遍，不去它就斜着眼睛瞪我。

在小区里闲逛遛狗，总会碰上急急火火的快递员。有一次快递员问我21号楼怎么走。我家是2号楼，我按照我想象的排序，指了一个方向，快递员朝那个方向跑去。我隐隐有点不安，朝另外的方向走了几步，看看楼号，发现自己指错了。只好拉着狗，又去追快递员，把他引到正确的方向上。

这之后，我就有意识地熟悉了一下小区的门牌号，记住排列的规律，再看到快递员在小区里四处乱撞，我都会走过去问：“你找几号楼？”这在我们互联网行业是有专业术语的，我的这份工作可以叫做LBS(基于位置的服务)的“最后10米”。

前几天在购书中心门口，我听到一位妈妈对女儿说：“别闹了，手机没电了，不能玩。”女儿继续哭，把自己吊在妈妈身上。妈妈拼命想把她甩下来：“手机已经没电了，现在姐姐下课都找不到我们了。”妈妈又急又气，又甩不掉双手双脚绕住自己的小女儿，只好强忍怒火讲道理。旁边人来人往，她用很书面的语言，不敢发脾气，仿佛时刻被育儿专家监督着似的——常常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人关心我们的故事，可我们还是想把事情说清楚，对世界有个交待。

我正好租了一个充电宝，又迅速了解了她的故事，说：“借你充一会儿电吧。”吓了那个妈妈一跳，她一边用双手控制着孩子，一边看着我 说：“手机没电了，不能扫充电宝。马上老大就下课了，怕联系不上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急，你充吧。我在旁边站一会儿。”她充了一分钟不到，手机就开机了。刚开机，大女儿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她们约好了见面的地点。我又在旁边站了一会儿，她说“够了够了”，我才走了。

一小时充电费用是6元钱，一分钟才一角钱，能用这么点钱帮到人，真开心。

我做的好事还真说不完呢。前几天跑步，遇到一位中年女性，用轮椅推着一位老爷爷晒太阳。老爷爷很老了，歪坐在轮椅上，穿着体面的灰衬衣，但眼睛里没什么光，嘴也合不上。让我有点讶异的是，他胸前挂着一枚勋章。估计他已经有个时期涂了，否则谁会每天挂着勋章出来晒太阳呢？

因为看见了这枚勋章，我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，停下来给他敬了个礼，有点像军礼，又有点像少先队的队礼，反正我就胡乱表示了一下，比普通邻居见面时的“早啊”隆重一点点。既然有这么一枚勋章，肯定他在某个领域曾经是 个英雄吧。

老爷爷挺高兴的。他高兴得也很缓慢，手慢慢举起来和我打招呼，笑容也慢慢展开来。

让他高兴一下挺好的。

以上是赚钱之外的价值感的种种来源，也是一个人如果不忙就能重新定义的英雄主义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